
AI生成图

看戏文

□童真杰

农历十月初三一过，村里敲锣打鼓做戏文的日子便慢慢多了起来。

我打小便喜欢看戏文，不过最初去戏文场不是为了看戏，而是为了搜罗各种美食：那水果摊上新鲜诱人的甘蔗、柿子，那小吃摊前一包包金黄酥脆、香甜可口的油赞子、油甜枣（金油果），皆是我所爱。其中我最爱的是炸年糕：只见摊头老板将年糕下锅，年糕被炸得外皮脆硬、内里软糯，再给它涂点海鲜酱，撒上孜然与辣椒粉，甜咸辣三种味道混在一起，光是闻着香味，就让我满嘴口水打转；攒着一块钱挤到摊位前，还怕晚一点就没有了。

上小学三年级后，我便慢慢静下心来看戏文。那时候常来村里演出的是嵊州小百花越剧团。我不认识“嵊”字，乡下的长辈口音重，把“嵊”字念了半边，唤作“ch é ng”（乘），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跟着念“乘”州。直到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我约同学晚上去看戏文，我说：“今晚又是乘州小百花，很好看呢。”刚走到教室门口的老师转过头来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：“那个字念sh è ng（胜），S开头，嵊州是越剧的发源地。”听到老师的纠正，我的脸颊顿时红得和熟透的苹果一样。

我对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这类爱情故事不是很喜欢。相比之下，包青天明察秋毫、替蒙冤之人讨回公道的《血手印》，和金戈铁马、满是英雄气的《双枪陆文龙》，是我喜欢的剧。尤其是《双枪陆文龙》，小时候看到王佐断臂、说动陆文龙归宋，我是多么欣喜；但那天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母亲牵着我的手回家，我离开时走两步就要回头看一眼，哪怕走远了，耳朵里仿佛都还能听到锣鼓声，心想：陆文龙这会儿该在阵前杀敌了吧。后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，在课外书里翻找陆文龙和岳飞的名字，当看到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紧急召回、最后以“莫须有”罪名被杀害于风波亭时，我懵在原地，连母亲喊我吃饭都没听到。

戏文看入了迷，我便学着台上演员的架势，在自己家中表演起来。

母亲说，将军手上一根马鞭，就是骑着高头烈马。我在家中找出一条旧毛巾当做马鞭，再捡一些灶台边的长条木棍充作刀枪，上演着独角戏，一个人喊着台词：“来人呀，随我一起投奔岳元帅！”心里仿佛藏着千军万马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做戏文，剧团的演员们住在大妈妈家里。我常常站在院门外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在院子里耍花棍。大妈妈（伯母）让我去试试，我摇摇头不敢上前，既怕打扰，也怕自己学不好，于是一个人在家中偷偷练习。等我练熟了，想去他们面前展示一下时，剧团已经演完最后一场，收拾行装离开了，我心里只剩下无限的懊悔。

后来到县城读书，回村里的日子就少了。时常听母亲说起村里在做戏文，我内心总有一种期盼，可学业繁忙，终究难以抽身，只能任陆文龙、梁山伯等人的身影在脑海里浮现。

毕业后，在别处也看过几场戏文。但那个时候我的身边多了手机、电视这些娱乐方式，年少时对看戏文那种期盼的热忱，也淡了许多。

前两天，我的学生兴冲冲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村昨天做戏文了，我去看了，你今晚要不要也去看？”我心里突然一动：立冬过了，天气骤凉，这样寒冷的天气里，坐在热闹的台下看一场戏文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下班后我往戏文场走。戏还没有开演，各色摊子早早支了起来，香气飘在风里，一群孩子在摊子周边追逐奔跑。我看着他们，嘴角不免上扬，好像看见从前的自己——那时的我也这样在戏台边跑来跑去。恍惚之间，开场锣鼓响了起来，戏文开场了。

年岁渐长，我早已不再是那个追着吃食、想要展示的小孩了，可这乡间的锣鼓，总是在这个时候准时响起来。台上演员油彩依旧，唱词依旧，他们把我散落在岁月里的童年，轻轻地拉回来了一点。

人鸟共欢

□戴爱娟

如果起得早，我会去旁边的中塘河跑步。这几年环境越来越好，河边香樟常绿，柳枝轻摇，春天探梅，冬天赏叶色转红的水杉。

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上的鸟儿真的会多一些。

若不是水中倒影，还不会发现电线杆上早已栖了鸟。睁大眼睛仔细一扫，河两边蹲着七八只到十来只“座山雕”，灰的灰、白的白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河面；那灰褐的保护色，不细看竟无从察觉。我正看着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它们紧盯着河面，此时身后若窜来一只猫，那不就是现成的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了嘛。

念头未落，对岸一只小鸟栽进了河里，水花四溅，荡起阵阵涟漪。我正纳闷：这鸟好端端地怎么落了水？只见栏杆内侧一只小花猫，正急得东张西望，奈何栏杆缝太窄，栏杆又太高，它只得一边沿栏往前，一边不甘地盯着水里的鸟。

那几只“座山雕”里，有一只个头最大，总占着河湾最高的一根枯枝——我私下叫它树霸。它不屑与群鸟争地，独踞高枝，扫视一河；眼力也极好。那天看见它“倏”地扑向河面，叼起一条小鱼，迅速飞回树枝上。鱼在嘴里挣扎，它仰着头在枝头站得稳稳的，轻轻抖一下身上的水，水珠沿羽尖四溅。那洒脱的姿势，我竟看呆了，都来不及把这美好定格。

又见一位钓鱼大哥，不远处立着一只白鹭。它蜷着一条腿，挺起优雅的长脖子，看着大哥抛竿收线。看得大哥不好意思，从桶里捞出一条小鱼，往旁边一扔，白鹭跳过去，叼起来就飞走了。它本想在栏杆上慢慢享用，忽见人来，“哗”地一个侧身折返，扑向岸边暴露在外的自来水管道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紧接着就是一个蜻蜓点水，旋即仰身斜飞，向左边的水杉飞去。

要想看成群的白鹭，那得去东钱湖。湖畔常见大群白鹭，或高飞于天，或歇满一树。有一次去钱湖秘境，正赶上岸边土地翻耕。从前需十来个农民弯腰劳作，如今用一台掘地机就代替了无数人。只见一人一机翻地，一群鸟死皮赖脸地守候在他身旁，步履优雅，目光如炬，紧盯着新翻的泥土。人不赶鸟，鸟不怕人，真是一幅人鸟共处的野趣图。

我是喜欢鸟的，却从未想过要养鸟。偏巧有一日路过花鸟市场，仿佛被什么牵着似的，拐进了鸟店。两只绿色鹦鹉，一对亮晶晶的圆眼睛，叽里呱啦叫得正欢。你说巧不巧，那天我也穿了一件翠绿色的棉袄。它们黑油油的眼珠盯着我，一下入了我的心，脑子一热，便买了一对回家。笼子、小米一应俱全，打算人鸟共欢。

不养不知道，鸟智商可高了，却是直肠子，走到哪儿拉到哪儿。起初我把它们关在笼子里，吵得不得了，没几日雌鸟便死了。那雄鸟形单影只，精力却旺得很，天天啄着笼门。我看不得它那副模样，又怕它把自己的喙啄坏了，心一软，开了笼门，从此笼子再也关不住它那颗越来越野的心。

它调皮得很，嘴又闲不住，见什么啄什么，一会啄窗帘布，一会啄衣架上的塑料外皮。你坐在沙发上，它就跳过来啄你的手；你想抚琴，它就啄你的琴弦。我一生气，把它关到笼子里，它就两脚叉开，各踩一头，用嘴啄笼子门，啄得哐哐响，不一会儿竟把笼门啄开了，自己钻了出来。关阳台门，片刻工夫它又轻手轻脚地出现在你面前，滴溜溜的眼睛看着你。后来它又盯上了被老鼠咬破的纱窗，东啄西啄，竟研究出一条出路。功夫不负有心鸟，它越窗飞走了。

为此，我既难过又失落，怕它没有生存能力，怕它入了猫口。下楼寻了好久，终究没有找到。那扇破纱窗始终未换，偶尔听见外面有扑棱声，总要跑去阳台瞄一眼，以为它会从破纱窗钻进来，从希望到失望……它不会回来了。


AI生成图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/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520弄209号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/87298700